



神手煞星

司马紫烟 著

一

司马紫烟作品集

之四

第一册

神手煞星

青海人民出版社

司马紫烟作品集

神手煞星

责任编辑:于笑侠

封面设计:邹宁

出版:青海人民出版社(西宁市同仁路10号)

发行:青海人民出版社

印刷:青海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:787×1092 1/32 印张30 字数480千字

版次:1998年12月第1版 1998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1—3000

ISBN 7-225-01479-4/1·242

定价:33.80元

内 容 提 要

江湖险恶，人心难测，人在江湖，身不由己。

华山“龙凤小筑”突然被烧，“天香玉凤”被人所害，衡山“皇甫世家”也被人梦毁，皇甫相也被劫持。就连一代奇侠“谈笑书生乾坤坐手”高宫远也神秘的失踪了？

“古家堡”却在江湖上的地位越来越高，但古堡主却身患重病，孱弱在床，古兰小姐被情所困，而不能自拔，江湖群魔，纷纷向“古家堡”涌来，他们究竟为了什么？

.....

目 录

一	1
二	64
三	97
四	129
五	158
六	191



夜，初更。

古家堡前，左旁那座山峰绝顶上。

苍苍树海，露出一小块平地。

这块小小平地上，有着几块青石。

几块青石之上，环座着老少六个人。

今夜，月色很好，碧空如洗，冷辉轻洒，远山近树，可以看得清清楚楚。

借着这皎洁月色，那老少六人的装束、相貌，也可以看得极为分明。

由左而右，第一块青石上，坐着一位俊美绝伦、飘逸出色的白衣书生，衣裾飘风，恍若神仙中人。

第二位，是位皓发银髯，面如重枣，鹑衣百结的老化子，老化子双目冷电闪烁、威态慑人。

第三位，是位年约五旬的青袍老者，老者相貌奇特，面色微显黝黑，长眉凤目，胆鼻方口，五绺长髯迎风飘拂，但观那一双长眉之间，却长着一颗豆大珠红小痣，且眉宇之间露出一股凛然威严之气，令人几乎不敢仰视。

第四位，是位俊俏风流的青衫美少年。

第五位，是位蓬头垢面，身材瘦小的小叫化子，一双即大又圆的大眼睛，滴溜溜地乱，分明，他是个机警、顽皮、令人头痛的人物。

最末一位，是位黑衣少年，浓睡大眼，虎头燕颌，相貌极其英武。

白衣书生，是那下在“古家堡”作“客”的南宫逸。

青家少年，则是“抱璞”三小之一：“玉麟”诸葛灵。

由这叔侄二人，不难知道另外四人是何许人。

皓首红脸的老叫化子，是天下丐帮硕果仅存的长老，“九指神丐”商和，也就是诸葛灵的大伯。

青袍老者是那疾恶如仇、邪魔宵小闻风丧胆的河南“抱璞山庄”庄主，“铁面天曹神鬼愁”司徒奇，诸葛灵的义父。

鬼灵精般的小叫化子，是人见人怕，闹起来足能翻天覆地三小老二，“铁狮子”小黑。

英武黑少年，则是三小老三，“铜金钢”小虎。

老少六人聚会一处，照说应该十分高兴才对。

可是怪了几个人除了南宫逸外，个个神色肃穆，紧闭着嘴不说话，周遭的空气显得颇为沉重。

许久之后，才突然有人打破沉默。

那是“九指神丐”商和开了口，他皓首微摇，一叹说道：“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，豪杰怎么样，英雄又如何？古啸天光辉一世，却不料暮老之年，落得如此悲惨下场，怎不令人深为哀痛，感情万千。”

司徒奇抬眼望了望南宫逸，深皱的眉锋，显示出他心

情的沉重，道：“三弟，制住古啸天的独特手法，杀害岳次云的歹毒掌力，你当真看不出那是何种……”

南宫逸摇了摇头，截口说道：“说来惭愧，我委实看不出那是何种掌力，不过，至少目前我已可断言，那是‘幽冥教’中武学。”

司徒奇点头不语。

商和却一声苦笑，说道：“看来我们都够窝囊的了，三弟看不出独门手法与掌力，那还有可说，丐帮耳目遍天下，武林中几时存在着这么一个若大的‘幽冥教’都茫然无知，这个脸实在丢得太大了，由此也足见‘幽冥教’的确惊人。”

其实何止丐帮，整个天下武林也都不知有此“幽冥教”之存在，因为它行事素来都是极其神秘。

司徒奇忽然目光凝注，正色说道：“三弟，你由怀疑四豪，进而怀疑宫寒冰杀师杀弟，可有十分把握，确切证据？”

南宫逸摇头道：“宫寒冰此人极富心机，甚为机警，高明得很，使任何人看不出有一丝破绽，不留一丝痕迹。”

司徒奇道：“三弟，我知道你的看法从无把握，确切证据之下，绝不可妄下断语，冤枉好人，更不可向任何人透露口风，甚至包括古兰在内。”

南宫逸道：“多谢二哥指点，我省得。”

商和却目光移注，瞪着司徒奇道：“二弟这话多余，三弟行事那一样不比你我高明？”

司徒奇正确以道：“大哥应当知道，我生平不放过一个邪恶之辈，却更不愿冤枉一个无辜，昔年一念之误，错杀‘中州一剑’……”

商和不让他提起昔年痛心负疚事，突然截口说道：“事

隔多年，已成过眼烟云，三弟还提它作甚？”

司徒奇住口不言，略一沉吟，旋又转注南宫逸，道：“三弟，你的怀疑虽然不无道理，但怎见得杀害古啸天的，不是那已死的老四岳次云呢？”

南宫逸道：“我也曾这么想过，只是那‘幽冥教’十殿之王自认他们‘幽冥教’杀害古啸天不讳又该如何解释？”

司徒奇不答，扬眉问道：“三弟怎知岳次云他不是‘幽冥教’中人？又怎么岳次云之被杀，不是‘幽冥教’凶残狠毒的灭口手段？”

这话不错，怎么说，岳次云杀师的嫌疑只有比宫寒冰为重，至少那淬毒的“阎王刺”就是明证。

南宫逸道：“这不能判定，岳次云无论在那方面都及不下宫寒冰，他的手法，不会有那么高明……”

司徒奇道：“三弟，有的人深藏不露，惊夕锋瓦。”

南宫逸说：“不论他如何深藏不露，惊夕锋芒，我不相信他能瞒过我的双目，再说，那深藏不露，也不及那时隐时露，看上去心智深沉之人更令人莫测高深，戒惧可怕。”

司徒奇微微点头，沉吟说道：“假如三弟怀疑得没错，古啸云那笔遗嘱怎又会传以门户，许以爱女，赐以秘笈……”

南宫逸淡淡说道：“二哥忘了？古啸天口能言而不言，明知害他的是谁，却甘受其迫害多年而隐忍不泄？”

“我没有忘，”司徒奇道：“虽为爱女着想，顾虑爱女许配大逆不道的邪恶仇人，这种事我做不出来，任何人也庆如此。”

南宫逸扬眉微笑道：“那么，二哥以为……”

司徒奇道：“我猜必然另有原因，可能古啸天有什么把柄在这人手中，而且这把柄关系至为重大，否则古啸天不会作这种苦忍。”

商和插口说道：“照三弟的说法，那夜古啸天似乎已预知死刻将至，都命快要丢了，还怕什么把柄？古姑娘当时即随侍在侧，他大可……”

不然，司徒奇摇头说道：“这把柄一定也绝不能让古姑娘知道，还甚至有可能对古姑娘有极大的不利影响，要不然他早说了，何必候诸将死之时？”

南宫逸皱眉说道：“我的看法跟二哥同，听辛天风说，古啸天那夜曾开口说了话，当时只有古兰一人在，当然他说了些什么也只有古兰一人知道，很显然地，那不关真凶，也许从他临终那些话中能够找出一点线索，这些天来，我一直没机会跟古兰谈过话，我该找个机会问问她。”

其实，没机会的是古兰，不是他，他根本有意无意地躲避着古兰。

提起古兰，商和面色突然异常凝重，抬眼凝重南宫逸，道：“三弟，万一不幸你的怀疑没错，古姑娘的处境……不秘我多说，你应该想得到。”

南和深知南宫逸的性情，这话说得委婉。

南宫逸默然片刻，旋即剑眉微挑，目闪神光，说道：“为免误人，我曾竭力地想促成古兰早嫁，但尚若我的怀疑没有错，说什么我也要阻止这桩婚姻！”

商和紧接着问了一句：“阻止这桩婚姻之后，三弟，你又怎么善后？”

南宫逸尚未答话，司徒奇突然说道：“三弟，我要插一

句嘴，我了解你的心，我也知道你跟无双弟妹的感情，我更明白我不该劝你，无如，你也该为人家古姑娘想想，她情痴得可敬又复可怜，你忍心么？”

南宫逸神色一黯，面下闪过一阵轻微抽搐，缓缓低下头去，默然不语，他不忍心，但是……这，一时叫他如何回答。

这位天下奇才，对此，他为难了。

诸葛灵忍不住想插嘴，可是入目那义父那不怒而威的神态与目光，到了嘴边的话，又咽了回去。

这绝峰之上，顿又陷入一片静默。

半晌之后——

南宫逸猛然抬头，俊面上充溢着痛苦神色：“非上上人，无了了心，人非草木，孰能无情，我不是铁石心肠寡情人，无如……大哥、二哥何必逼我……”

“三弟，唉……”

司徒奇还想说什么，却似有所不忍，一声轻叹，住口不言。

又是一阵沉默……

商和突然一笑说道：“好啦，不谈这些了，他们今夜有迹象蠢动，其中还有诸大门派精锐，三弟，你打算怎么应付？”

商和捋髯说道：“阵容之强，堪称空前，少年派出了藏轻、罗汉二堂的主持与两大尊者，‘十八罗汉’，武当派出发‘上清下院’的主持‘武当七子’、‘三十六天罡’，峨嵋的三老，昆仑的四翁，华山的二叟，这足够沸腾四海，震撼八荒。”

不错，这阵容堪称空前，也可能绝后，巍实能沸腾四海，震撼八荒！

而，南宫逸却淡淡一笑，摇头说道：“我知道他们来了，可没想到他们会这劳师动众，尽出高手，看来他们也难戒绝一个‘贪’字，一本‘归元真经’竟引起若大风波，使得人人甘冒杀身之险，敢闯龙潭虎穴，争相劫夺……”

顿发顿话锋，剑眉轻挑，接着道：“平素彼此都还不错，不好用对付群邪的方法对付他们，他们也不知道我们三兄弟在此，而且伸手管了这件事，情有可原，所以我想请大哥出而予以劝阻，必要时可亮我信符……”

商和截口说道：“他们自视很高未必把我这要饭的放在眼内，信符要在昔年他们绝不敢违抗，但是三弟莫忘了你已多年未现武林，只怕他们……”

南宫逸剑眉猛剔，目闪寒芒，但随又敛去威态，道：“那我要找他们的掌教说话，我料他们不敢，大哥何妨试试看好在我就在‘古家堡’中。”

商和点点头含笑道：“三弟我由来听你的，就这么办，大哥得令了。”

司徒奇跟着含笑道：“三弟从不厚彼薄此，二哥我讨令。”

南宫逸郝然一笑，说道：“请二哥与歇灵、小黑、小虎专门对付群邪……”

“好差使！”司徒奇不等说话完，拂髯扬笑：“三弟，二弟得令。”

“二哥我还有话说，”南宫逸星目凝注，敛去笑容，道：“得放手时便放手，能饶人处且饶人。”

显然，他是奉劝这位嫉恶如仇的“铁面天曹神鬼愁”，仰念上天好生，莫太以铁面无情地多造杀孽。

司徒奇长眉微扬，一笑地说道：“三弟总是喜欢替这些该杀的东西们求请，好吧，我跟大哥一样，由来听你的，可是，三弟，这是你要我对他们，倘若他们凶残暴戾，横施煞，执迷不悟呢？”

南宫逸淡淡一笑，旋即正色说道：“二哥，以最大忍恕，但有一定的限度。”

司徒奇毅然点头：“三弟，我说过，由来听你的。”

谁能使“铁面天曹神鬼愁”司徒奇口服心服，言听计从？只怕放眼宇内，只有他这位奇才第一的三弟。

适时，商和插口笑说道：“三弟也真是的，只消将我跟你二哥这两份差事互换一下不就成了么？”

南宫逸微笑不语。

司徒奇却代为解释，笑道：“大哥错了，三弟如此调兵，这般遣将乃具深意的。”

商和微愕，道：“我这要饭的胸无大略韬，不懂用兵这一道……”

“那是大哥糊涂一时”司徒奇笑着接口道：“大哥你，太和气，不如我这张无情铁面能收震慑群邪之效，而我，煞气太重，性情暴躁，对付诸大门派，一个不好又会弄僵，还有，三弟让歇灵他们跟着我，那是要他们惹不了事，生不了非……”

话语至此，倏地住口不言，目光飞快移注南宫逸。

南宫逸微微一笑，站了起来，说道：“来了！峰顶可监视全境，大哥、二哥不妨暂留此处，为防‘幽冥教’趁火打

劫，我得回‘古家堡’去，堡外的，能拦则拦之，否则让他们进去，交给我。”

举手微拱，一闪而逝。

就在这时，百丈外人影闪动，迅捷如电，沿着通往“古家堡”那随山势盘旋而下的山道疾掠而来。

皎洁月光下，数十人影、僧、道、俗俱全，由那高绝身法上，一望可知俱皆武林一流高手。

正是那以少林为首的诸大门派精锐来到。

借着月色，可以看得很清楚。

这支阵容强大的队伍中，当头的是二僧一道。

僧是两个清瘦老和尚。

道是一个童颜鹤发全真。

一般地气度不凡、威仪凛然。

这二僧一道身后，紧跟着二十余名身躯高士，颇见威猛的大和尚，四十余位肩飘淡黄剑穗的中年全真，九位装束不同的皎首老道。

妆然，为首的二僧一道，便是那少林，“藏经”、“罗汉”两堂二主持，武当“上清二院”主持。

紧跟在身后的僧、道、老者，则是那少林“四大金刚”、“十八罗汉”。

武当“七子”、“三十六天罡。”

“峨嵋三老”。

“昆仑四翁”。

“华山二叟”。

看来，这支队伍，不像是意图来劫夺秘笈的。

所谓劫夺，应该是出其不意，攻其不备，行动是越秘

密，越掩蔽越好。而现在，这支队伍乃是浩浩荡荡直逼堡前。

不是夺宝，这等深夜来此作甚？

可能，各大门派高手，行任何事均光明磊落。

但，劫夺人家所有据为己有，这种行径，并称不处光明磊落。且十足地有损那名门风度，大派清誉。

那么也许是要来个兵临城下，以此强大阵容逼迫“古家堡”交出那本人人觊觎、梦寐以求的武林秘笈。

无如，这对威震武林的“古家堡”来说，可能奏效么？

且看，且听。

在这些武林一流高手脚下，百丈距离何消转瞬？

转瞬是，这支队伍已驰至那群山环围中的幽深谷地边缘。

再过十丈，便是那“古家堡”前大广场。

按说，这么一支人数近百的队伍，浩浩荡荡而来，怎么说“古家堡”也早该有所警觉了。

可是怪得很，雄据茫茫夜色中，那巨大、深邃、阴森的后堡就象个死堡一般，静静悄悄地，听不到一丝声息，看不到一个人影，没透出一点灯光。

尽管仿夜的月色，照得“古家堡”全貌清晰，仔细可见，但这静，出奇的静，却益发增加了它莫测高深的惊人气氛。

这种静，似乎不是好现象，不是好兆头。

越是静，越可怕，越不见人影，越惊人。

在这种情形下，任何人都难免不安，难免凛然。

然而，这支队伍却表现得大大出人意料。

恍若不觉，视若无睹，停都不停，直逼堡前。

也许仗持着诸大门派精英联手，不在乎。

眼看就要踏上“古家堡”前广场。

蓦地，一个苍劲话声由那峰顶之上划空传下：“诸位，请候我老要饭的一步。”

百丈高空陨星泻落，一条人影疾射而下，直落为首二僧一道面前两丈外，笑容可掬，拱手为礼。

这等高绝身法立刻镇慑僧、道、俗近百名高手。

停身，投住，为首二僧一道不由神情微震。

雪白皓首重枣面，这是武林中独一无二的活招牌。

那个不知，谁个不晓？

不知不晓那太以孤陋寡闻。

二僧中，居左一僧忙自合什躬身，肃然还礼：“阿弥陀佛，原是商老檀樾，多年未见，老檀樾神采风范依旧，丝毫不减当年，可喜，可贺！”

犀利目光深目，神色微带惑然，又道：“商老檀樾息隐多年，侠踪突现此处，莫非也为‘古家堡’而来？”

这老和尚真厉害，反客点头，也倒先动问起来。

商和心中了然，微笑点头：“不错，老要饭的正是为了‘古家堡’面来。”

“那么……”居左老和尚又问：“高老檀樾拦住贫僧等不知有何教言？”

“岂敢！”商和道：“老要饭的没有他意，只想请教各位来意。”

居左老和尚道：“即是都为‘古家堡’而来，贫僧等的来意，当与商老檀樾相同，商老檀樾怎又作此下问？”

的确厉害。

商和老眼深注，淡笑说道：“大和尚可知我来意如何？”

居左老和尚未假思索，道：“商老檀越高人，当不至是为了那本‘归元真经’而来，应该也是为的‘古家堡’近年来那令人忍无可忍的一些行为。”

老和尚会捧捧也很会捧自己。

“这么说，诸位不是为那‘归元真经’而来了？”

“阿弥陀佛！”居左老和尚低育佛号，道：“强抢劫诸门派不惜为之，也不敢有此贪婪之心。”

商和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只要诸位兴师只为问罪，那就好办得多了，实告诸位，商和此来虽非为那‘归元真经’，却也与诸位目的不尽相同。”

居左和尚微微一愕，道：“贫僧斗胆，敢请商老檀越明教。”

商和未答，笑问：“大和尚当知商和三弟划年与‘古家堡’有旧。”

居左老和尚神情微变，合手说道：“阿弥陀佛，商老檀越莫非耍……”

商和仍未正面作答，飞快接口笑问：“大和尚也知商兄弟也看不惯‘古家堡’日益高涨的气焰，目中无人、霸道的作风。”

话落，两名竹杖芒鞋、灰衣束带老者越众而出，那是“华山一叟”，向着“紫衣扳指”恭谨一躬身，竹杖顿处，如飞面逝。

商和目一叟背影，含笑扬声相送：“多谢保全薄面，二位好走，恕不远送，他日事了，商和定当偕弟同往拜谒致谢！”